

外国文学大系

商海斗智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商海斗智

约·汉默 卡琳·麦木尼 合著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天上没有月亮，聚集着格特姆市名流所有财富的。不可一世的格特姆森林住宅区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靠近住宅区大门是一片墓地、一个门卫正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发呆，又烦又困。为了保持清醒，他强迫自己的脑子去想一个又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突然，他听到附近有什么声响，像是只猫。

“好吧，”他仰天叹道，“凭着我当安全保卫的本事，看来现在得守护一只猫了。要是这小东西知道我是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效力的，它不知会怎么感激我呢！”他整了整制服帽子，心里厌厌地想：真不晓得这破帽子谁能戴着合适！

又有一声猫叫，好像就在岗亭外边。他寻声走去，终于看到了！他缓缓地蹲下身，生怕吓着那小家伙。可是他定睛一看，哪有什么猫，分明是一只窄瘦的黑皮靴！

怎么回事？！他猛地站起身，迎面而来的竟是一副黑面具！那面具“喵——”的一声，他便两眼一黑，不知后事了。

“刚给他喷了一下我的迷幻剂，他就像恨裹了层蓝哗叽的红杉木一样，直挺挺地栽倒了。”猫女窃笑着站回货车旁。紧接着，她忠实的随从，小猫图拉，把车子开进了住宅区。

“沿着这条路再往北一英里就是罗基·戴克斯特的宅邪。大门和艾尔维斯家的一样，我们不会找不到的。”

“如果布罗肯斯但愿出 50 万美元买下那些录音带的话，他一定是个汉克·威廉斯的狂热歌迷。”

“不，图拉，他是个疯狂的收藏家。还有，那些不是录音带，是醋酸盐唱片。请不要问我醋酸盐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想看到的是事成之后的可爱的钞票……嘿！到了，就这儿。我们该行动了。”

猫女跳下车，随即便融进了冰凉宁静的夜色里。她轻巧地爬上墙头，蹲伏在那儿，全神贯注地欣赏着眼前的景象。借着微弱的星光，她只能看到这座黑乎乎的大宅子的轮廓。“这就是诗人们所谓的‘死寂’吧。”她心想。在万籁俱寂中，似乎只有空气在流动。她脸上感到一丝凉风，又顺势深深吸了一口这清凉湿润的空气。她仿佛能闻出这空气是绿色的，就像格特姆住宅区的绿草如茵的草坪，更像住进这里要花费的成堆的美钞！猫女感到身上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已作好准备，心里充满了母狮发现猎物时的焦的。她悄声地溜下墙，站到了阴影里。

“一切将是非常简单的。”猫女暗自咕噜着向大宅潜去。有声音！她猛地收住脚步，一脸得意瞬间化作了警惕的怒容。她回头瞧见一个人影正笨拙地翻墙过来。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只脚，那人沉重地跌落到地上。猫女躲在一棵树后窥视。只见那人掸去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慢步向房子侧面走去。刚好从距她藏房处几步之遥的地方经过时，猫女看清这个男人是个瘦高个儿，浅色的头发长及肩。他穿着软羔皮的西部靴和一件又脏又旧的拉维斯牌牛仔装，一条红艳艳的丝中围在脖子上。这个牛仔到底是谁？他要干什么？猫女心下狐疑。

那人没打算从正门进去，而是来到了房子侧面，试图跳窗而入。这算什么跳跃。这个二流的窃贼会毁掉她美妙的计划，真讨厌！如果他真的跳进去了，恐怕会触响警报。那样一来，整个格特姆地区的店铺，餐馆里的人们会倾巢出动。还有警察们，即使警报响自城市的另一端，他们也不会怠慢的。

她必须动作迅速。正当那小子伸手够窗时，猫女已飞至他身边，以惊人的力气一脚将他踢翻。没等他身子着地，猫女已从自己的百宝腰带里取出绳子准备就绪。趁着他像小牛被打烙印时那般惊恐并疼痛得动弹不得时，猫女神速地将他捆绑结实，又扯下那条丝巾塞进了他那像上了岸的鱼般大张着喘气的嘴里。

“嘿、牛仔，下次你可得手脚伶俐点儿！”她在耳边悄声说道。然后，猫女把他拽起来。嗨，足有 6 英尺高，但比想象的还要瘦。所以，她可以像消防员拉水管子一样比较轻松地拖着他走。每走一步、她就在心里骂这小子一句。来到围墙下，招呼图拉帮忙，一起把这个不停扭动挣扎的瘦干儿弄过墙，装进了后车箱。

“图拉，你马上开走找个地方把这乡巴佬扔掉。”猫女怒喘着说道，“把摩托车给我留下。”图拉只好点头从命。她尽力装出没有因在这次重大行动中这么快就被打走而感到不快。

“我不能允许这个毛头小子毁了我的大事。好了，咱们回去见！”没等图拉想起询问是否有必要留下作助手，猫女已怒冲冲地独自走远。

“哎，真不知怎么才能阻止她。没法和猫女讲理。”图拉叹息道。她走到仰卧在车箱里的牛仔身旁。小伙子被捆绑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但他尽可能装得勇敢无畏。图拉掏出他兜里的皮夹，把现钞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又看了看驾驶证，“我该如何处置你呢，阿尔文·奈什？”

阿尔文冲她眨了眨眼睛，竭力用被堵上红丝巾的嘴做出了一个笑容。

猫女的愤怒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很快又有事做了。当地回到大宅子前时。她的全部精力又集中在了手头的工作上。以她特有的速度和效率，猫女解除了警报系统，潜入了罗基·戴克斯特的家。房间的装潢属 70 年代后期的洛可可式风格。看来布罗肯斯但提供的有关这所房子的信息是相当准确的。

她一跃来到戴克斯特的办公室。借助于她这个蒙面猫盗的神妙的新发明——一个薄饼干大小的，能破译保险箱密码并将之显示在她的腕表屏幕上的电脑芯片——她很快拿到了装着丢失了的汉克·威廉斯唱片的方铁盒。

猫女找到图拉为她隐藏在矮石墙后的名贵的黑玉色哈利牌摩托、飞身上车，向夜幕深处疾驰而去。和着马达的轰鸣，她得意地哼着小曲儿。后座上袋子里的东西将换得 50 万美元的奖金！

从戴克斯特宅邸到滨水区大约驾车 30 分钟的光景。天空刚刚开始泛白，黎明还没有到来，格特姆鱼市却已然喧闹起来。猫女把车开到街对面的库房前停下。乍一看，不经心的人会以这建筑肯定已荒废了几十年了，然而当摩托车刚一靠近，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竟毫不费力地打开了。猫女到家了。

从电梯间出来进入起居区，猫女听到图拉的吉他声。她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首歌？猫女心绪极佳地大声打趣道：“图拉，你一直在上吉他课吗？”

“嗯，是的，猫女。你可以这样说。”图拉显得有些不安地回答着起身迎接她。图拉身后的基特，猫女的另一个忠实的侍从，强忍着笑。她们俩都没有拿吉他。

猫女把桌上的几盘啃剩的鱼和薯条推到一边，将装着唱片的铁盒子小心

翼翼地放在上面。之后，她大步走进阁楼，看到眼前的景象，她眯起眼睛嚷道：“图拉，你们不是要告诉我……”其实，她们正想跟她说呢。

阿尔文·奈什正坐在皮沙发上弹吉他。他那双穿着脏乎乎牛仔靴的双脚踏在她的茶几上。又见到抓他的人，这位“乡下绅士”连忙放下吉他，起身微鞠一躬招呼道：“早上好，女士。我希望两位小姐给予我的礼遇下会令您太生气。”说着，他的手像是要扶帽子似的摸了摸头。

猫女猛地将目光转向图拉。“又把外人带回家，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

“不过你真的不必担心。”图拉紧张地劝慰道，“阿尔文绝对不知道我们在哪！一路上他一直被蒙着眼睛。我们只是想在放走他之前听他唱几首歌。”

阿尔文可不傻。他知道这会儿他应该赶快再次出击打破僵局。而图拉，看情形，他必须把自己所有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请原谅我这样说，小姐，你确实是一位卑鄙的绑架者。你常玩掷索套牛的游戏吗？”

猫女不得不承认这小子有点胆量。为了不至于笑出来，猫女抓过图拉的双手，把它伸近炉火说：“一双长腿和一嘴奉承话就把你们俩迷住了，是不是？”她用具有说服力的目光盯视着她俩，又道：“你们实在令我失望。别让我认为你们心太软干不了这行。”

看到图拉终于一脸沮丧，猫女心满意足、怒气全消。小猫女们的这副样子令她很开心。她转向阿尔文，他还是有点吸引力的。谁不想要个会唱歌的瘦长的牛仔当玩意儿呢。但一定只能充其量把他当个玩物而已。“你们可以留他一会儿，然后得把他弄走。”刚走几步，她又急转身补充道：“千万别让他找到回来的路！”

两个小姑娘这才松了口气，庆幸终于摆脱了困境。“阿尔文一直在给我们唱特别好听的歌，猫女，他真的很有天赋。”基特滔滔不绝地讲道。“他每周都在艾得塞大街小怀根威尔酒家演唱。”

“哦，是吗？”猫女伸开手脚躺到她那装饰精美的软椅上，身上的猫装与椅子缎面的华光异彩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你夜里鬼鬼祟祟地去罗基·戴克斯特家干什么？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让他见识你的才华，不如硬闯一次他办的演艺界的大型晚会。”

图拉刚要开口，基特脖子一横，抢着说道：“他已经和戴克斯特签约了！”一头乱蓬蓬的浅黄色头发随之颤。

“哦？既然已成了气候，今天凌晨3点你还到你老板住所捣什么鬼？”

“说来话长啦，”阿尔文一边坐回到沙发上一边道。“如果你想知道，我还是从头讲起吧。”他若有所思地深吸了一口气。

“5年前，我兜里揣着20美元，背上背着一把吉它从伊利诺斯州一路搭车来到了格特姆城。我在人们称之为车库而实际上根本随便停车的车站对面找到了一家又脏又破的旅店住下。每天晚上，为了防止蟑螂爬到床上，我只好彻夜开着所有的灯，收音机也一直大声响着。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活命，不管报酬高低，我去餐馆洗碗、弹吉它，能挣一点是一点。

“同住在那旅店的有个名叫莱斯特的家伙。我们都叫他‘钉子’，因为他的头发出奇地蓬松，显得头很大，整个人看上去像铁路上的道钉。不管怎么说吧，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份在怀根威尔酒吧的工作，当替补酒吧侍者。一天晚上，‘钉子’过生日，我们在那儿一起喝酒为他祝寿。后来他把我推上舞台，起哄让我唱歌。酒家老板握特斯先生也听到了我唱的歌。我估计他

很欣赏。于是再后来，我便有了每周一次去怀恨威尔演唱的固定工作！渐渐地，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一些女歌手们开始每周四来看我表演。她们带着自己的狐朋狗友一起来。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晚上她们居然把她们的老板罗基·戴克斯特也带了来。当然，你要问他，他会说是他发现了我。我想詹妮和贝茜（常看我演出的两个歌手）受尽了不公的待遇，但她们说这是常有的事。总是她们四处作星探，然后戴克斯特充当伯乐。

“不过，从刚一‘发现’我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对我边嚼着曲别针边大喊大叫——嚼曲别针是他的怪癖之一。好像在音乐界不会苛刻地批评别人就成不了大人物。反正，我听到他边嚼边说我是个天才之类的人。他还让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见他。他要给我取个亲切的名字。我从小就有为像‘戴克斯特音乐’这样的大唱片公司献艺的梦想，而当时我却在想这个老罗基真像是个酒囊饭袋。我打赌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那会儿他的秘书瓦莱莉刚跟他说了两句话，他就开始对她破口大骂。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火气肯定是冲着我来！”

“凭戴克斯特做生意的方式，他一定黑了我不少钱。但我仍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发横财。我是说，我要比一只被送到迪斯尼乐园卖命的猫要兴奋得多。噢！我不是故意不尊重你们，女士们！我猜想像他那么固执的人一旦有了要捧红我的念头，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的。”

“我签了合同，并且已经录制了几盘样带。音乐制作人、录音室的专家、其他同事以及我的朋友们，大家都很赞赏那几盘磁带。他们一致相信我将成为下一个歌坛巨星！可据说戴克斯特听过之后很是不满，大嚷我唱得土得掉渣。他开始冷淡我，拒绝见我，不接我的电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可把我整惨了。”

“一两个星期之后，‘钉子’拽我到他的房间。收音机正开着，他让我听里面的歌，先开始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那歌并不好听，像是蹩脚的乡村歌手唱出来的，又算不上真正的乡村风格，而且我一点也不喜欢，但稍后我听出那竟是我自己唱的！罗基已经把它加工处理得走了样，我都快听不出来了。之后，我的歌一首接一首地被播放出来，清一色戴氏所标榜的拉斯维加斯农民风格。呸！我真不明白戴克斯特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个发挥本色的机会。我终于意识到他已无意培养新人了，他只想把我当作他公司里又一个不起眼的人，但他还需要我为他手下的老牌明星写歌。我对他的作法进行了顽强反抗，但没有用。只要他决心做什么事——通常是一个匆忙的决定，很欠考虑——他都孤注一掷。”

“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必须得找他谈谈，可是找他总像登天一样困难。所以，我请詹妮先帮我打探好，之后终于在办公室堵住了他。他显然没有思想准备，结结巴巴了一阵后说虽然我的歌唱事业在走下坡路，呵他还是让我赚了一些钱，所以我应当感激他。真想不通我一张正经唱片还没出他就断定我不会成功。他从他的午餐碗碟底下抽出我的合同并指给我看：我的歌曲发行收入百分之九十八归‘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用于提高、宣传等等。可我哪里有什么提高的机会！别的歌星唱我写的歌也该有我百分之二的报酬。我问他那些钱在哪时他却笑了笑说，大公司的工酬发放需要较长的过程：报帐，算余额、缴税、上保险等等。我告诉他我想要回我的原唱磁带和合同时，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什么合同，小子？你是我的，要想在这街上混饭吃就必须完全听我的。你还嫩着呢！’”

“接着，两个保卫进来把我拖了出去。”

猫女插话道：“你的律师不管啦，奈什？”

“哎——，”阿尔文的脸埋在双手里，痛苦他说道。“我那会儿太嫩，当时我连件冬衣都不趁，哪有什么律师。于是我要签约的时候，戴克斯特给我推荐了阿蒂·莫普这家伙——”

“那个阿蒂·莫普？”猫女嗤之以鼻他说道。

阿尔文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接着说：“戴克斯特跟我说阿蒂很有才干。当然，后来我发现我上当了，我被那小子涮了。”

“我根本在他办公室见不着他。有一天晚上我见阿蒂来怀根威尔吃饭就走到他的桌子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是我的律师，你应该为我打官司！’

“他把一嘴炸鸡排咽下去，靠回椅背冷冰冰地回敬道：‘等你能够拿出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给我那么多钱时，我会为你卖力的。’

“我又问他为什么还不给我合同副本。他把手里的叉子响亮地摔在桌上，拿起腿上的餐巾抹了抹满嘴是油的嘴巴说：‘戴克斯特几个月前就已经给你了，如果你放丢了，那可不是我的错。’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肥胖蠢猪和一个穿了一身黑丝绸的瘦猴。”

“是不是‘通宵灯’？”猫女低声地问道。

“莫普叫他路易。”

“那就是路易·‘通宵灯’·米奈斯库，阿尔文。他总是穿一身黑再别一朵白色康乃馨，好像随时准备出席葬礼似的。他是格特姆地区有名的诈骗犯。即使阿蒂·莫普真是律师我也没想到他会和‘通宵灯’有瓜葛。”

“这个路易叫他身旁的恶棍把我当众扔出了怀根威尔——我的第二个家！后来‘钉子’告诉我，他们胁迫老板涯特斯先生把我开除了！”

“我这回不再犯蠢了，我找了一位免费辩护律师，茜班·伯拉斯克女士，来替我想办法。她非常尽力。她提出要看我的合同并宣布它非法。这位女士坚持了数月与戴克斯特没完没了的周旋，这占去了她大多的时间而无法照顾她的家庭和事务所。最后，她告诉我她实在无能为力了。‘戴克斯特音乐公司’那帮人有的是律师，准也不能拿他们怎么办，所以，我现在仍在格待姆市靠演唱维持生计。”

“我很是怀恨在心。我有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我一定要把合同偷回来。哼，现在我已经堕落成小偷了。”的确挺惨的。我痛恨小偷。”猫女低声说道。“这个小偷太未入流了。”她躺在椅子上放松全身的肌肉，又扬起手活动活动手指，心里想着：“不过他倒是讲了个不错的催眠故事。”其实，猫女也有点同情这个可怜的傻小子。他是好人，戴克斯特显然是个坏蛋。而这又怎么样呢？她明白图拉和基特的心思。唔，先找个乐儿……

“你半小时后到我房间去坐坐吧。”猫女像一条冰凉的蛇一样噓着气对阿尔文说道，这一定会使这两个小姑娘吃起醋来，她看到她们交换着恼火的眼神，得意地笑了。当然，如果他真敢动她的话，她将提着他的耳朵把他扔出去。喵！

“米尔娜！给我拿烟来！”

一个银发男人喘着粗气冲着对讲机吼着，红白相间的皮衣像火腿肠的包衣紧紧绷在他身上。他就是洛伊·布洛肯斯但，他的办公室足足占了格特姆安全大楼第四十层的一半房间。另一半分别用作他30个下属的办公室、一个会议室、一个健身房、一个厨房及一个餐厅。他自己的办公室装饰得很独特，

墙上贴的木条是用古老的田纳西山村小木屋拆下的木头劈成的，家具和西部饰品是在第一个牛仔影星威廉·哈特的财产拍卖会上买来的，印第安式的窗帘垂在巨大的玻璃窗门边，有一面墙上挂满了这个人的帽子。那个人的手枪等物件。

米尔娜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一袭色彩明快的衣服漆一般清晰地勾勒出她丰腴的曲线。她进屋说了声：“对不起，没有了。”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没了？！我现在一定要抽支烟！你怎么就不能想想办法？你应该保证手头总有两盒才是！”

“你掏钱让我现在给你买些来吗，布洛肯斯但先生？”

“我手头没钱。就先欠着你的，给我买吧！”

“你已经欠了我 360 美元了，记着点。我今天可没钱可借了。”

“那就跟别人借点，快去吧！”

这老不死的！米尔娜已经作了 15 年的职业女性。她见过形形色色的行政要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赚得越多，人却越抠。她把头探进她办公室抽屉搜罗着所有的零钱，当她收集了一把两毛伍的硬币时，一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越过办公桌按响了里间办公室的门铃。

“他正等替我来呢。”猫女朝米尔娜得意地一笑，仪态万方地步入布洛肯斯但的办公室。

猫女扫视了一圈这个亿万富翁的办公室——满眼全是既无品味又不值钱的小古董和一流的电子设备。

“这是你订购的热蛋糕，布洛肯斯但。”

布洛肯斯但听了这话，心怦怦地狂跳，但他表面上竭力保持着镇静。猫女把铁盒子从帆布包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布洛肯斯但赶过去拿起它擦去上面的尘土。

“谢谢你，亲爱的。”他从一个画着野马飞奔图案的陶制饼干罐里抓出一捆捆的钞票搁在桌上，又仔细地把它们横着竖着墩齐。

猫女不慌不忙地翻看了每捆 50 张面值一千美元的钞票。“谢谢。不过，”她用冷冰冰的声音接着说道，“好像不够数啊。”目光直刺他的脑袋。

“是吗？怎么会？我数过的。当然，你要说少了，我就……”他急忙满身摸找钱夹，“这呢，在这儿。”

“我为你干成了这么大一件事，你就想用这么点钱把我打发掉。”猫女小心翼翼地墙上取下绕成一盘的赶牛鞭。她把鞭子抖开，发现竟足有 12 英尺长。鞭杆上的标签告诉她那是影星卡尔·麦尔顿在影片《独眼杰克》中所用的皮鞭。“你这个坏家伙。现在我猫女可要试试这鞭子

布洛肯斯但吓得浑身颤抖，脸上汗水直流。面前这个戴着面具的“食肉动物”优邪地扬起皮鞭，那鞭好像突然有了活力，队地毯上飞起直落在他肥厚的脖子上。他赶忙用手抓住，那鞭子竟一下子紧紧绕住了他。猫女恶狠狠地将臂一抖，他便栽倒在布满节突的松木地板上了。又在一通鞭打之后，他的脸色由红润转成了青绿。

“这玩意儿挺好玩，如果你不反对，我就把它带走了。”猫女的黑色高跟鞋踩在他的胸口上，移开了鞭子。“下次你再敢耍花招，肥猪，我可饶不了你！”

布洛肯斯但躺在她脚下气喘如牛。看到猫女居高临下地对他笑着，他不再害怕了。尽管有失体面，他竟皮笑肉不笑地瞥了猫女一眼，说道：“今后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猫女收住笑容，叹道：“你真够可以的，竟能被打而感到快活，亿万富翁。”

猫女把脚从这个动弹不得的大亨身上挪开，大步走到桌前。她抓过饼干罐，拿出所有的钞票，又故意将罐子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哎哟——”猫女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一脸惋惜的神情。之后，她朝电梯扬长而去。米尔娜站在门口直笑。

拉斯蒂·渥特斯从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商船上的20年生涯已使他积攒了足够经验，并留给他了两样东西：一笔可以开办一个酒馆的可观的银行存款和对有关航海的一切事物的深深的厌恶。他烦透了大海，甚至已经不能容忍看到一杯水。于是，他一回到内地就开了家牛仔酒馆，即怀根威尔酒吧。在这里，这个老水手的眼睛绝不会像那些年在地球各地海滨地带的小酒馆里那样被舵舱、捕虾器以及潜水服之类的物件所侵扰。在这里，他可以不再听别人发号施令，这是他自己的地方。在这里，拉斯蒂活得轻松自在。

阿尔文·奈什是个很不错的歌手。他为怀根威尔带来了一大批常客。这小子该算是酒家的装饰品。这个星期四他又可以像以往一样回酒吧演唱了。罗基·戴克斯特和他的走狗们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可有趣的是，当拉斯蒂终于奋斗到有能力挫败戴克斯特一帮人的时候，他们却对阿尔文回归的消息抱之以下感兴趣的一耸肩。这当然很令拉斯蒂不解。但他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非常高兴你们今晚都能来观看演出，女士们。”阿尔文慢吞吞他说着，为猫女的两个小徒弟拉开舞台后门。她们侧身进来向酒吧里走的时候，图拉冲他眨眨眼，说：“真遗憾，猫女不能同来。哎！”

阿尔文突然被一记抡圆了的重拳当胸一击，从敞开的门飞了出去，跌坐在酒吧后面的小街上。等他小心地爬起来，只见眼前人高马大地站着两个穿着一样衣服的人。他们的衣服不单同是灰色，就连尺码都是相同的。是哪个裁缝给他们做的？图拉和基特从酒吧里噤噤地跑出来时，那两人一个靠在门边，另一个用粗壮的手指狠戳阿尔文的太阳穴。

“嘿。”那人又用力戳了他一下，说道，“老板要见你。”罗基·戴克斯特正等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那彪形大汉把阿尔文扔到戴克斯特面前。

“我知道昨晚的事是你干的。”罗基吐掉嘴里的曲别针，忿忿地说道，你这个土老帽，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抗，乡下佬。没有谁能把我罗基·戴克斯特怎么样。我拥有这个市区。这条街。哼，还有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可以把你灭了，让你玩儿完了。

“你想让我打断你的腿吗？把你弹琴的手永远残废了又怎么样呢？别冒傻气了，小子。我已经毁了你的事业，并且我已经靠你的歌赚了大钱。榨取你很容易。我是靠榨取为生的。这就是做生意。但是你要窃取我的东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奈什。好好想想吧，小子。告诉我那些唱片在哪，我会留你一条活命的。”

“说实话，戴克斯特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偷你的任何东西。”

戴克斯特摇了摇头，说：“你这放牛的，这样你可就像得了癌症一样不可救药了。你还是先别得意吧。喂，你们两个，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愿他在

死掉之前能讲出来。”他转过身，快步钻进等在一旁的豪华轿车。车子飞驰出小巷，上了艾得塞大街。

车子差点撞着酒吧门前的基特和图拉。她俩飞快跑到巷口，正好看见那两个大汉折磨阿尔文。其中一个从身后死死抱住阿尔文，另一个把阿尔文的一只手举在他面前，让他亲眼目睹自己的一根手指被反掰着去够自己的手背。

“这滋味不好受吧，对不对？用不了 10 秒钟它就会断的。不过，别担心，我还有另外 9 只手指可消遣呢。快说，东西在哪？”阿尔文的眼里又是汗又是泪，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抱着他的那个亡命徒只得腾出一只大手把住他的脸好让他看到自己皮开肉绽的手。

为救援阿尔文，基特通过手镯上的微型无线通讯装置向猫女发出了遇险信号。

图拉已经出击，基特也很快跟了上来。当她俩快到三人跟前时，抱住阿尔文的那个人突然伸手向图拉抓去，抓住了她的头发。基特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图拉被解脱后又使足全身力气把那家伙的脸踢开了花。他跪在地上捂着脸哭号着。另一个恶棍放弃了扳手指的游戏，冲着阿尔文的腮帮子横扫一拳，将他撂倒。阿尔文心想自己今天恐怕就交待在这儿了，而且是为一件子虚乌有的事而丧命。接着，那个大汉转向图拉。基特手疾眼快飞身跃起，踢中他的要害。这时，那个花了脸的家伙直奔过来抓住了图拉。在你一拳我一脚的搏斗中，她大声喊：“离开这儿，阿尔文！快！”

阿尔文强忍着浑身的剧痛，跌跌撞撞地走到酒吧门口，喊了一句：“我去叫警察！”

“不要！”那四个人居然异口同声地喊道。

两个小猫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把两个恶棍分开对付。于是两人决定处理那个花脸鬼。两人各抓住一条他的胳膊，接着他的脑袋玩儿命往酒吧防火的大铁门上一撞，那家伙便栽倒在地再也没爬起来。基特急忙从他身上跑过去钻进了怀根威尔。

图拉也想跟着跑进去，但另一个大汉已赶到跟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酒吧的门在他们身后“啪”地关上了。图拉重重地挨了一拳，摔倒在地。

“现在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管闲事小姐。”他狰狞地笑着，手里冒着寒光的剃须刀片向图拉漂亮的脸蛋逼近。

突然，一种高频的“喀嗒——喀嗒——”的声音分了他的神。是猫女全力以赴地飞速赶到了。这大汉正要转头看个究竟时，被时速 50 英里的飞来一脚踢出了十米开外。手里的刀片深深扎进了自己的大腿。他像作噩梦般地尖叫起来。

“谢谢，头。”图拉气喘吁吁他说道，“这可真是——”

“额头磨剃刀——好险！”猫女接着说道。

在一瓶瓶摆在地上香气四溢的鲜花和银盆子里盛满了美味的意大利点心之中，猫女一行和阿尔文到她们藏身之地休养。超现代的音响里播放着明快的爵士乐曲。但今晚的音乐一点也不凑效，猫女仍怒气未消。她咬紧牙，擦着拳，大步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对她的被保护人挨了打恨恨不已。

基特呷了口咖啡，为调节气氛，打趣道：“咱们应该把罗基·戴克斯特卷进玉米饼下油锅炸了！”图拉的肋骨仍在隐隐作痛，所以不能开怀大笑。她的眼睛周围被打青了。阿尔文更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他的右臂吊着绷

带。绷带上画着卡通猫形象饱含着基特和图拉的问候。基特被拽掉了一缕头发。他们几个像残兵败将，披伤挂彩。

“有了！”图拉一心要改善大家的情绪，“我们找一个没水的水池，再把戴克斯特绑架来，把他扔进去，饿他一个星期。然后，我们用一个大钩子穿上块奶油三明治，像钓鱼似的……”基特和猫女这会儿正在边笑边传递着香槟酒。阿尔文盯着这些乐不可支的女人，简直怀疑她们是不是在讲人话。

“亲爱的，别担心！”猫女发现了阿尔文不安的神情，安慰道。“我们不会做那种荒唐事的——无利可图的事！”

阿尔文却若有所思。“如果你们真想报仇，你们应该想到：在这世界上，令戴克斯特牵肠挂肚的只有戴克斯特音乐公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闹个自己的牌子把罗基·戴克斯特从演艺界赶出去呢？”

“因为那样就得实行8小时工作制呀。”图拉舔着手指上的奶油，笑着说道。“你总不能让我们为此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吧？”

阿尔文赞同地点了点头。

猫女眼睛一亮，狡黠的笑意露出在嘴角——又有好主意了。“你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启发，阿尔文。”她缓步走向阿尔文，奖赏性地抚摸了他一下。

“我们真正能够动手捣毁罗基·戴克斯特的地方是他的腰包。”

“你呢，宝贝儿，”猫女又来到了图拉身边，轻轻抚弄了一下她的耳朵，说道：“必须开始练习唱歌。让阿尔文指导你，再给你写些歌。我要让你成为明星！啊哈，没有比这样的报复更令人开心的了，我的小猫们，我们将为每一步进展开一次舞会。”

阿尔文的创作灵感还没有衰减。他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几首歌。每天，他从早到晚地教美丽的图拉演唱；在辅导她的间隙，又面面俱到地告诉猫女格特姆市音乐界里的人情世故。最后，猫女和阿尔文把他们的计谋又仔细地筹措一番，在每一步骤上都给大家分配了任务。

阿尔文和他的乐队协助图拉录制了她第一盒录音带。为了不暴露身份，图拉和基特戴了假发套和猫眼面具；阿尔文和乐队成员们都像车匪一样，用丝中遮住眼睛以下的部分。

他们找到一家独立的小公司，“休闲时光唱片公司”，分发化名塔比·乔·吉特的图拉的首盒录音带。同时，其MTV也已制作完成。

猫女现在化名辛巴·伏楼氏，身份是“歌手塔比”的经理。她大张旗鼓地为塔比制造舆论，使她成为全市的关注焦点和谈论话题。比如，她在报刊的“闲谈专栏”中登出一则则这样的消息：一位科威特王子不惜重金企图与塔比约会一次。唱片销路不好时，她总习惯吃大麦面包。她是个15岁就结了婚的著名童星……

伏楼氏女士还出资为塔比·乔·吉特在《格特姆快讯》和《环球》两家报上刊登彩照。照片上，塔比身穿一件印有亲手签名的缀满珠宝的深红色套头衫，宽宽的腰带上一个猫头形象的扣环闪闪发光。观看演唱会的人将免费得到一件“塔比T恤”。对能安排客户在塔比MTV中露面的广告商将奖以海岛度假旅游。

一天下午，基特和图拉惊奇地发现一个衣着邋遢的陌生人竟摸到了她们住所的门口来。那家伙的头发像典型的推销商一般向后梳着。他穿着一件极不合身的格子呢衣服，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两个小猫女交换了一个眼色，突然一起冲上去把他推到墙根猛揍。“哎哟，图拉！基特！是我！阿尔文！”

她俩再次定睛细瞧，不由得咯咯笑作一团。

“出什么事了，牛仔？你被一帮旧车推销商绑架了吗？”基特高声叫着。

“这身是我的行头。我一直在走访各个电台，推荐塔比·乔的歌。”他伸出手让基特握着。松开时，基特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张折起来的钞票。

“我带来了‘休闲时光’新发行的超级巨星塔比·乔·吉特的专辑，相信你们一定想听听。”而两个小猫女却只顾仔细端详那张钞票上的本·富兰克林的画像。

“是真市。这是‘进门费’。其实我每进一家电台都要花这么一笔。我们的报复可得付些代价呢。要让每个电台都播放，没几千美金打发不了。你们的头会舍得花钱的。”

“可是，阿尔文，”基特说道，“你的歌那么甜美，连图拉都比不过。我们何须靠行贿求他们播我们的歌呢？”图拉冲她吐了吐舌头。

“哼，那么容易就好了。”阿尔文皱着眉说，“这世界可不是慈悲为怀的。电台的那帮家伙是得用钱收买的。你不给钱，他们就不播你的歌。他们只为钱而工作！”

塔比的歌终于闯入了电台歌曲排行榜，人们已经喜欢上了塔比·乔·吉特。阿尔文的煽动和吹捧已使她拥有了大批歌迷和听众。她的歌在“乡谣”、“流行曲”、甚至“都市现代”排行榜上频频亮相。

辛巴·伏楼氏不失时机地给《音乐时空》这一音乐界权威刊物寄去了一个会叫唤的玩具猫，以表示对他们广告支持的谢意——塔比的又一单曲荣登本周榜首。

一辆摩登的乳白色豪华轿车在格特姆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飞驰。厚软的后座上，罗基·戴克斯特把手里的音像杂志放下一——封面上又是塔比·乔·吉特！这个小妖精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现在每打开收音机或翻开报纸杂志总能听到或看到她。戴克斯特隐隐感到一丝威胁。他敏感的胃又不舒服了。该死，药呢？胃溃疡多年没犯得这么厉害了。他想要，他希望，他渴望，他需要和塔比·乔·吉特签约！

“阿蒂，”罗基对着车载电话话筒喊道。“跟我说说塔比·乔·吉特的情况……什么，休闲时光唱片公司？谁他妈听说过有这么个公司？他们屁都不是，可他们要杀了我呀！”

阿蒂·莫普那遥远的声音，斗气般他说道：“谁知道呢？原先‘休闲时光’发行的尽些反应平平的唱片。后来突然杀出了塔比。据说他们给电台的钱是你给的两倍。在全市各个电台他们都比你花费多。”

“蠢货！”戴克斯特暴跳如雷。“你知道要盖过他们买通排行榜我得花多少钱吗？5位数！我们怎么能天天花去这么大一笔？他们又是怎么吃得消的呢？”

汽车驶过一幅巨大的塔比的广告宣传画。戴克斯特的胃一阵抽搐。“我必须把塔比拉过来，让她离开‘休闲时光’唱片公司。谁愿意跟他们比花钱呢？那个辛巴·伏楼氏是个什么东西？凭运气火了几日就想跟我较劲！我要让她一败涂地，让她在我戴克斯特的手里栽了！”

“别忘了，罗基，她已经成气候了，你不能轻易摧垮她的。”阿蒂·莫普喃喃地说道。

“噢，这样的话，更得把塔比拉到戴氏公司来了。”

为讨好塔比·乔·吉特和辛巴·伏楼氏，戴克斯特极端慷慨地为她们挥

金如土。星期一，市中心的娱乐广场上，万众瞩目的巨大电子屏幕上，30英尺高的罗基·戴克斯特正向塔比献上一支玫瑰，字幕滚动映出“我爱你，格特姆市热爱你，塔比·乔·吉特！”这场景足足放映了17个小时！星期二在快艇俱乐部丰盛的午宴上，戴克斯特还赠给塔比和辛巴各一笔可兑债券。猫女在回家的路上把她那份兑成了现钱。星期三，戴克斯特以塔比的名义在格特姆的顶尖级酒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送给塔比一块镶钻石的金表，送给辛已一个红宝石手镯。到了星期五，他花巨资从“休闲时光”买出了塔比的合同。同一天，塔比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签了有电话号码本那么厚的协议书。这一星期以来的疯狂付出——预付款。戴氏股票。额外津贴——都由戴克斯特亲自经手，严格保密。公司里负责文书档案的职员只被允许将已密封好的相关材料归档存放。协议书有一条是同意阿尔文自动解除合同。

塔比·乔的又一单曲将马上打着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旗号录制发行。签约当晚，塔比就被安排赶录专辑。《音乐时空》登出了罗基·戴克斯特春风满面的特写照片。是啊，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买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那扇熟铁大门自动打开，放那辆黑蓝色的豪华轿车进去，随后又慢慢地关上了。

如果不让我安静，那他们就该死了，布鲁斯·韦恩想道。

他近来觉得很孤独。尤其是在今天的慈善活动之后，又是满满一屋子充满了希望的、天真的姑娘，她们只能刺激他的眼睛，却无法满足他的心灵。找到聪明人，并且与他们相识，总是件困难的事情。谢天谢地，警官戈登先生应约赴明晚的正餐，布鲁斯边想边把车在这所房子前停下来，下了车，走在鹅卵石铺成的车道上。他走到韦恩邪宅的拱形大门那儿，自己走了进去。

阿尔弗雷德正把银咖啡用具擦得锃亮，他没有注意到这位庄园继承人的归来。因为他一边干活，一边伴着随身听耳机里的音乐跳着奇怪的舞步。布鲁斯挤出一点笑容，装饰了一下面孔，说道：“晚上好，阿尔弗雷德。”

“啊，晚上好，布鲁斯少爷！没有听到您进来，我很抱歉。”

“是的，阿尔弗雷德，很明显，你听音乐出神了。你在听什么？是威瓦尔蒂，还是柴柯夫斯基？”

“我很不好意思，少爷，这是一个通俗音乐的曲集。不过，我得说，尽管出身低，可还是很感人的。”这男管家说道。“是位新登台的乡间女歌手。塔比·乔·吉特小姐就是她的名字，我相信没错，先生。”

“阿尔弗雷德，你真令我吃惊！老实说，我没有耐心去听土里上气的猫叫春的声音。我认为，乡间音乐是无法打动我的。”

布鲁斯·韦恩的这位永远忠诚的男仆低着头，非常小心地顶撞说：“或许，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少爷，那是因为您从未失去过自己的女人，也从未喝过烈酒。”

“阿尔弗雷德，我相信在你心灵深处，有许多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东西！”

走进那黑暗的书房后，布鲁斯·韦恩闷闷不乐地用力扯了扯脖子上的黑丝蝴蝶结。有时，这些为慈善目的而举办的晚餐，对他的天才而言，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可这样想是很自私的。他知道韦恩基金会在做善事和促使他改变自我方面，都是一种重要的力量。他是蝙蝠侠，老觉得生活很无聊，这就是他的烦恼。他坐在红色的皮沙发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并且调着台，还把结实的肩膀从晚礼服中解放出来。这时，有一条娱乐性的新闻，在他面前的蓝色屏幕上显现出来。他拿起遥控器，调到有线新闻频道，当他看到里边

正播放着关于塔比·乔·吉特的故事时，他停了下来。这不是阿尔弗雷德说的那条轰动性的新闻吗。这个逗乐的、有学问的老家伙。布鲁斯·韦恩暗自笑了。你可以想象得出，贺拉斯风格的颂歌和乡间情歌一起干扰阿尔弗雷德那神奇的大脑，会是什么滋味！咱们瞧瞧，是什么使他大惊小怪的。

“戴氏音乐公司的大人物罗基·戴克斯特已经和吉特小姐签了合同。有消息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交易。一举成名之后，塔比·乔在她那位神秘的、不愿露面的经理辛巴·伏楼氏的帮助下，正在音乐界掀起层层热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伏楼氏会选择充当一个如此的角色，但人们却一致认为，她对生意上的见解是无双的。音乐界内幕人士和崇拜者都在关注着塔比·乔不断取得的神话般的成功。这是玛丽报道的。”

辛巴·伏楼氏。这名字让他后颈上的粗硬的短发直立了起来。他关掉了电视，视而不见地盯着那空白的屏幕。蝙蝠侠知道，他敏感的本能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法语已快忘光了，但他敢肯定他说，伏楼氏是女贼的意思。

“阿尔弗雷德！请过来一下。伙计，你的（东非）斯瓦希里语讲得怎么样？”

“肯定讲不好了，布鲁斯少爷，”这位忠诚的仆人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

“你说，‘辛巴’是一种猫，对吧？”

“是非常大的猫，少爷。这并不是我的语言知识告诉我的，而是从古老的探险电影中知道的。我相信，人们用这个词来描写狮子。”

“我也这么想。辛巴·伏楼氏。这听起来很古怪。阿尔弗雷德，我怀疑，你最喜欢的那位歌手的轰动性新闻，不是别人，而是猫女一手安排的。”

“我明白了，少爷！”这个精明的老家伙的眼里，就像他主人的一样，闪着兴奋的光。“我同意，这事需要调查。”

“要立即去调查，我的朋友。正如福尔摩斯所说，‘当游戏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拖延’。”

如果真是猫女的话，那她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以工作的身份出现，那有违她的性格。进入一个合理、合法的企业，太有点与她的性格相悖了。这使他不安起来。

一周以后，在韦恩宅的地下室里，蝙蝠侠正坐在蝙蝠电脑前，他后背弓起，活像一个中世纪时的抄写员。面对青从世界上最大的反犯罪数据库中调出的大量信息，他陷入了沉思。

在功能强大的电脑的嗡嗡声中，传来一声很有礼貌的“啊哼”声，蝙蝠停下手头的工作，转过身来，发现忠诚的阿尔弗雷德推着茶点车走出了电梯。

“请原谅，打扰您了，少爷，但由于时间晚了，我冒昧地给您准备了茶点。”

“你真善解人意，阿尔弗雷德，”这位戴着头罩的斗士说道。他从托盘里拿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一块三明治，说道：“这是给正义的机车加燃料，嗯？”

“如果我可以问的话，少爷，关于猫女最新活动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有了很有趣的进展，阿尔弗雷德。我发现了录音带行业里的一个大贪污网。但在企业中，有偷漏税和利益冲突，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很难了解为什么戴克斯特音乐公司以前没受到调查。”

“我告诉你罗基·戴克斯特有多大的实力，在过去的10年里，有大约一百件民事案件是起诉他的。但没有哪个案件得到审理。每个都不了了之。或许他的律师是位法庭外的私了专家，可你瞧瞧他的公司，我简直怀疑有哪个案件是解决了的，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想，恐吓或许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么说，这位工业界的巨子只是普通的流氓而已啦，少爷？”阿尔弗雷德问道。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

“可是——”阿尔弗雷德刚要说话。

“可是为什么在合法性的边缘上，他竟敢公然地运作呢？”

“是呀，少爷，为什么呢？”

蝙蝠侠向后靠在椅背上。“我看造成这种原因有几种因素。首先，在像他公司那样火爆的生意里，戴克斯特那种邪恶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权力的象征。由于他行事像个恶棍，因此便获得了其同类的极大尊敬。第二，他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最后一点是，他慷慨地资助很多政客竞选公职，这自然使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而与社会名流合影也使政客获得了极其宝贵的亮相机会。这一点我已让警长加以注意，他的调查则肯定能使有关的人受到法律制裁。”

“不过猫女呢，少爷？她与这个人的阴谋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呢？”

“阿尔弗雷德，这正是仍然使我日夜百思不得其解的。日日夜夜。”

“我把盘子放在这儿啦，少爷，你要想吃点什么随时都可以吃。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走了。晚安，布鲁斯少爷。”阿尔弗雷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蝙蝠侠继续在沉思。没找到答案之前他可无法安睡。对于这样一种肮脏但基本上还算合法的生意，猫女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呢？唔，格特姆市的音乐业要是像他所发现的那样财源滚滚而又充满欺诈性的话，那她可能是想从其中捞他一把。但也许是她想在戴克斯特玩惯的行当里把他击败，迫使他退出竞争，这才使他要讨好她，让她感到他们的联手对她是有好处的。但也许这两个怪人在计划搞些更加邪恶的活动，于是唱片公司便只是他们合伙的一种门面而已。

还是她是否计划把戴克斯特音乐公司这个家底数百万的企业加以接管呢？老天可以作证，她可是聪明透顶的人，她想弄到手的任何东西她都能够得到。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布鲁斯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猫女确实介入了其中。但蝙蝠侠想道，这可是我所曾有过的内疚中最感情用事的一桩了。只有她才资格自称猫贼。然而他却不禁想道，这一次她可能并不是在阴谋搞一桩本世纪最大的犯罪案件。猫女也许终于改恶从善了！既然她在丰富多彩的生意场中大获成功，她对快乐、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也许已经得到了满足。然而这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至于我，蝙蝠侠想道，我知道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思想易屈服于所想到的享受和快乐。尽管她给自己招来了各种麻烦，我却无法否认自己妒忌她那公司所获得的成功。

天呀，夜一定很深了，我也一定累了！我怎么竟去想……说到底她不过是个女贼而已！在她所做的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中，她把色相作为另一种武器来加以使用。忘了这一点，甚至只是一小会儿，我不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了吗！

“锡德！全都准备好啦，锡德！你停一下嘴，别再来烦我好不好！”罗

基·戴克斯特声音粗哑地对着汽车上的电话大声咆哮。呸，不想让人歇歇啦！就连坐在车里，别人也非把我弄躺下来了他们才高兴。“喂，锡德，为了免得你忘记，我告诉你，我是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老板，你不过是个小土豆而已！什么，我不知道公司现正现金短缺？你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我跟那些艺术家签合同，涨多少钱由我决定，伙计，你开开支票就行了。明白吗？你明白我的话吗？你这只管抄抄写写的，你的智力使你根本无法懂。”

“罗基，我很遗憾你认为我只是个抄抄写写的。”锡德的声音听起来虽然很轻，但却是硬梆梆的。“不过我有责任告诉你，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钱已用光啦。与塔比·乔·吉特签的合同把钱全花光了。我们现在只有两样东西是值钱的，一是目录，二是那些艺术家的合同。我现在听说，要把帐还清，我们可能得卖掉某些权利。”

“是吗？可是，我可没告诉过你这样啊。那个过期的目录值几百万呢。嘿，光是汉克·威廉斯的那个东西不就可以弄到足够的钱去对付一年的管理费了吗。”这倒没错，只是我要是知道钱放在哪里就好了。“我正等待最佳时刻抛出这批货物，就此而已。不管怎样，这个叫塔比·乔的，可是很值钱的家伙。一旦她的唱片集抛到市上，那我们的钱可就赚得数不过来了。”

“罗基，我但愿你是正确的。这张唱片在我们公司的历史上如果不是最畅销的，那我们就玩儿完了。”

“好啦，锡德，你把这些讨债的人再给我挡住两个礼拜，我担保我们公司能打破这 10 年的记录。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可以省下一笔钱。再见！”

罗基挂上电话，伸手去拿车上保持一定湿度的古巴王冠牌雪茄。当他咬下雪前烟头时，斜眼看了看格特姆街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使办公费减少点儿不是个坏主意。他拿起了电话。

“喂；荷兰达吗？我有个削减我们公司管理费的办法了。你听着。等锡德·苏尔曼出去吃午饭时，我要你建一道墙把他的办公室挡住……对，建一整道墙！你这个聋子，或且什么？他的东西不要动，我要让它看起来像是那里根本不曾有过办公室似的，明白吗？等他回来后，你让他找门儿去，然后让保安人员把他赶出大楼。永远……我不想听你嘟囔！照我的办。”

格特姆保险公司大楼楼顶上的钟指针正指着早上 4 点 17 分，编幅车从一辆孤零零的垃圾车旁飞驰而去，这垃圾车当时正按常规不紧不慢地清理着垃圾，布鲁斯·韦恩把半夜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向警长戈登和戈登的客人——联邦调查局的两位高级官员——概述了他对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调查结果、贿赂费、勒索费、偷漏税等各项违法行为全都白纸黑字无可辩驳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传票发出去了。一个大陪审团将开一周的会，以确定是否有根据对罗基·戴克斯特提出指控。联邦调查局的人深信戴克斯特音乐公司将会在几周之内关门大吉，但其中却又缺少某种证据。现在仍然无法把猫女与罗基·戴克斯特联系起来，只知道猫女的被保护人塔比·乔·吉特在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签约时获得了大量股票。蝙蝠侠怀疑，他自己正让猫女从他手里溜走了。蝙蝠车在半夜空无一人的街上悄无声息地疾驰。他知道此案尚未结束。

那天下午，在距位于警察大楼戈登的办公室几栋楼远的卡茨毛瑟经纪行豪华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穿旧天鹅绒紧身衣的年轻苗条的妇女与店主杰米·卡茨作成了一桩重要的生意。

“对啦，我要你每一股都给卖了，就这么办。”

“对不起，吉特小姐，我有点不解。”杰雷米抬头望着他祖父的肖像，而后者也从塔比·乔的肩头的上方望着他。老爷子一点不显得愉快，可杰雷米能干些什么呢？“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你的钱，但我们所有的预测表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很有前途哩。靖你谅解，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脱手这些股票，看来不够谨慎，甚至还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特别是你拥有该公司至今所拥有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股票的时候。”

“嘿，杰雷米，向你交个底吧，对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前景，我连一个子儿也不敢赌。市场就是赌博，对吧？由于我们互相了解，于是我便来到你这里，原因是你一向有办事严谨的声誉。”

塔比·乔瞄了他一眼。天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杰雷米想道。她听说我处理过企鹅出版社的有价证券哩！

“这件窄需要你尽快办。这是我那瑞上银行的帐号。我要你把股票全卖光，并在当天结束时把现金存入银行。”她边说边站起身来。

“好，但是……”

“别说‘但是’，说‘是’才对。”

她从屋里急步走了出去，剩下杰雷米一人望着其祖父的肖像发呆。他已故的祖父那圆滑的目光似乎比任何时候显得更加令人失望。

当蝙蝠侠透过紫色的夜幕向 50 层楼下那被钠蒸汽灯所照明的闪闪发光的街道望去时，风把他的披风吹得飘拂起来。站在这个寸草不生的高处，整个城市趴伏在他脚下，周围是格特姆中区那默默无言。冷冷地立着的尖塔。此时，他几乎忘记了正在各条街道逡巡游荡的各种邪恶。这些无动于衷的建筑物对他终生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腐败现象却始终不发一语。

在这摩天大厦的另一个楼层上，塔比·乔·吉特正在进行首次喜剧兼杂耍节目的深夜电视实况转播。蝙蝠侠在暗中看见了塔比·乔和她的吉他手乘轿车到达。她的经理，“伏楼氏”小姐，骑着辆早期型号的老摩托车跟在车后而来。蝙蝠侠知道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是塔比·乔的唱片集投放市场的前夜，也是陪审团开会议事的前夜。他要是想弄清猫女对所有这一切的动机，那就只有今晚这次机会了。

当演出结束，猫女和阿尔文·纳什走了之后，塔比·乔·吉特发现，躲在她那电影明星的阴影之下有百利而无一害，反而吸引来人们更大的注意。她发现有十几个人在舞台入口处等着她给他们签名留念。

在她短暂的生涯里，塔比·乔第一次没有由其经理陪伴着。子虚乌有的“伏楼氏”小姐不见了，但猫女却衣冠齐楚地先于两位乐手离开了演播室。

“你和阿尔文最好留下来满足观众的要求，”这位戴罪在身的猫小姐打趣着说道。“我得去给罗基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生锈的铁钉啦。”

当塔比·乔给观众签名时，猫女跨上了她那钢铁坐骑。她猛地踩了一下油门，大声说道：“图拉，尽情享受快乐吧。这是你最后一次露脸啦。”

“我永远忘不了。”塔比（即图拉）傲气地答道。

一个大眼睛的女人身穿一件介于休闲装和夏威夷土著穿的姆姆装之间的服装，服装上有向日葵那样大的发荧光的粉红色雏菊图案，她挤出入群朝猫女跑了过去。

“猫女士，猫女士！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名行吗？你是我永远最喜欢的犯人。”

“过奖啦，过奖啦。”猫女宽宏大量他说道。她在卷了边儿的签名簿上